

蘇聯當代文學名著

SULIAN DANG DAI
WENXUEMINGZHU

REN
SHI
JIAN

〔SU〕XIEMIAO • BA
BAYEFUSIJI ZHU
WUQI
GANXIAOREN YI

HUASHANWENYI
CHUBANSHE
1994 •

人 世 间

〔苏〕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 著
武 启 译
甘孝人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

苏 联 当 代 文 学 名 著

人 世 间

〔苏〕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 著
武 启 译
甘孝人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容提要

霍尔莫夫 57 岁,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州委书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时,上头一纸命文,让他“提前退休”“安度晚年”,理由是他头颅中残存着弹片,健康不佳。这意想不到的打击,他百思不得其解,精神顿失平衡。霍尔莫夫年轻时打过游击,参加过卫国战争,为苏联人民立下战功,是谁给他这个报应?

离职后,儿子安冬不惊不怪;旧情人普罗霍罗娃不期而遇又突然病故;年轻貌美的女芳邻维拉笑容迷人;穿着花裙子、办公室摆着鲜花的女区委书记由他的下级变成了他的上级;退休干部组成的“甜的蜜养蜂合作社”拉他入社……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与他直接交谈会晤,似乎是“第一次”鼓舞着他去走访“人世间”。他沿着故土库班河旅行,一些不尽人意、甚至丑恶的人与事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与不安。直到这时,也只有到这时,他才看清楚了“人世间”的一切真伪。

Семе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баевский

БЕЛЫЙ СВЕТ

《Роман Газета》№4—5, 1969

Москва

根据苏联《小说月报》1969 年 4—5 期译出

苏联当代文学名著

人 世 间

[苏]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 著

武 启 甘孝人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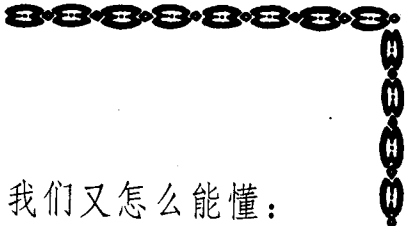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保定市燕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8.875 印张 641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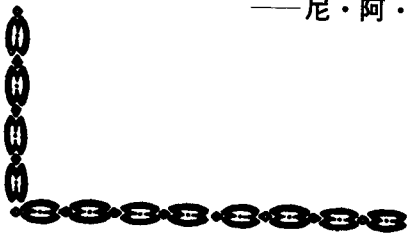
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6,000 定价:18.5 元

ISBN 7-80611-221-9/I·19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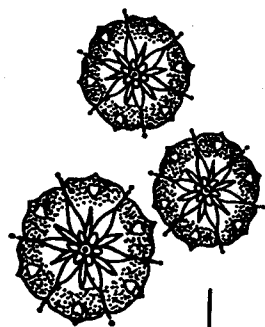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不懂，我们又怎么能懂：
人世间决不限于我们这些人，
也有人热泪涔涔，
却不是由于个人不幸。

——尼·阿·涅克拉索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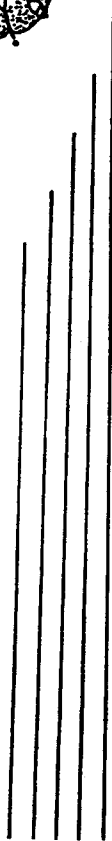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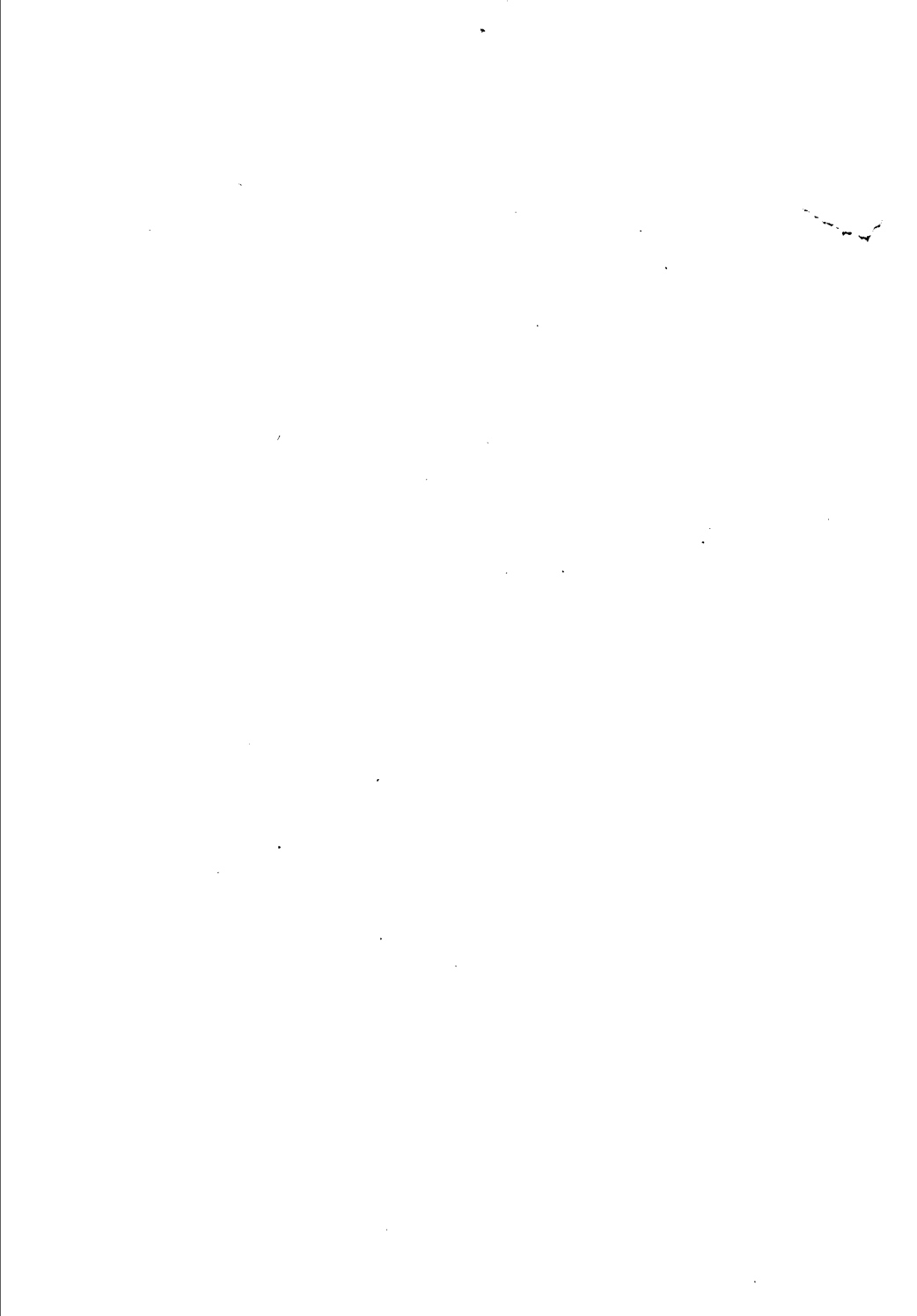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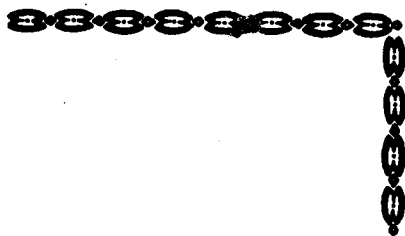
在南方的天空下



苏联当代文学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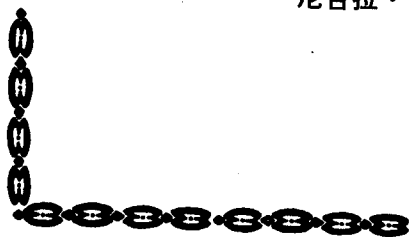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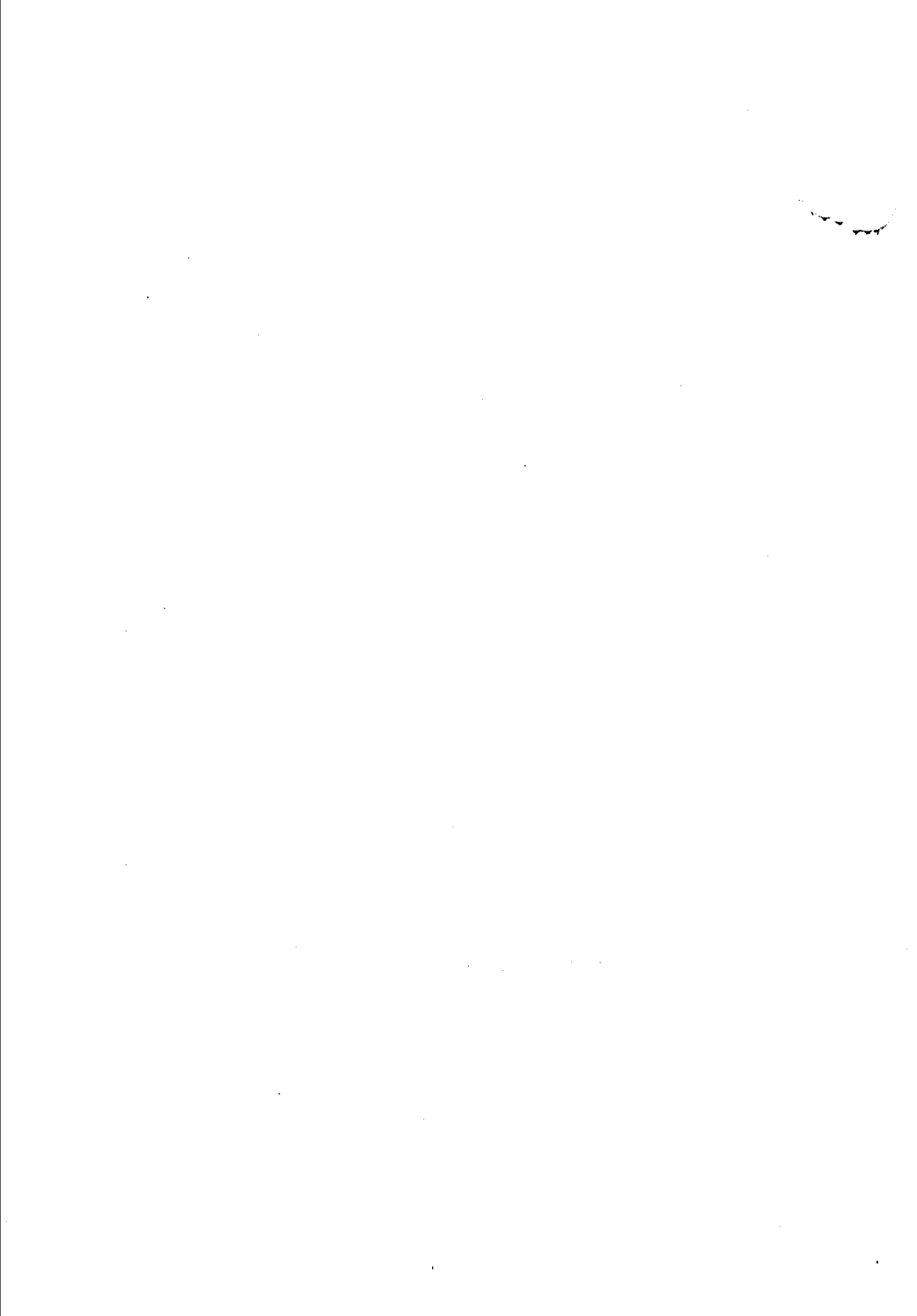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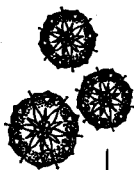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两鬓已经斑白，
我的思潮无穷无尽……

——尼古拉·雷连科夫







第一章

空中飘荡着一架直升飞机。

飘荡着，摇晃着，就象一只吊在天花板下面的摇篮。大海也摇晃着，沿岸那条白色的沙滩也摇晃着，树木稠密的群山也摇晃着。那个座落在陡峭的悬崖上的滨海市也摇晃着……

瞧，飞机的机轮支柱小心翼翼地碰着了柏油路，马达声停止了，螺旋桨叶垂了下来，就象疲劳的手臂。契若夫跟其他乘客一起从飞机上下来。他身穿一件军便服，脚登一双擦得雪亮的时式皮靴，头戴一顶布帽檐的军帽，军帽的料子跟军服一样。军便服上紧紧地束着一条武装带。契若夫夹着公文包，手臂上搭着雨衣，沿着狭隘的小巷走去。一边走，一边想，滨海市里还有什么事在等着他呢。

契若夫已经做了两个多月的事，就是修理房子。一所两开间

的不显眼的房子，有一座面向大海的阳台，这是特地为阿历克赛·福米奇·霍尔莫夫买下来的。霍尔莫夫退休时，大夫坚决主张他到滨海市去休养。这所房子原先是寡妇拉里莎的，破旧得厉害。修理房子的主要工作，由霍尔莫夫的儿子安东承担。安东在一家酿酒厂工作，离滨海市只有六公里。契若夫原是霍尔莫夫的忠实助手，经常受霍尔莫夫的委托，带了些钱来帮助安东采办必要的建筑材料。

安东雇来的几个修理工人，调换了朽烂的地板，油漆了门窗，修理并粉刷了墙壁，屋顶上重新盖上石板瓦，安装了新的排水管。修理已经完工，霍尔莫夫本来可以搬进去住了。可是有件事情伤脑筋：到哪儿去弄家具？要在滨海市买到家具可不简单，更不用说上等家具了。契若夫还在路上就决定当天去找区委书记梅江尼科娃，请她帮忙把家具弄到手，过两三天就让霍尔莫夫搬到滨海市来。

通常契若夫到滨海市来的日子，安东总是在那所小房子里的。今天不见安东，契若夫心里有点纳闷。他来到阳台上，阳台上的门窗都开着。“大概安东已经来过，又上哪儿去了。”契若夫想。

离阳台两步远的地方有一棵垂柳。树不高，细细的柳条直垂到地面。柳树旁有一道泉水流过。院子里有泉水，这倒是有点新鲜有趣。泉水汇集在一个盆子似的洼地里，上面盖着青草，泉水清澈，可以见到水底铺着的小石子。契若夫喜欢泉水、柳树，还有那条从泉眼通到大门口的泉流。那所修理得干干净净的小屋，敞开窗子，仿佛在问契若夫，真正的主人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啊。“别忙，这下子快来了，”契若夫摘下帽子，用手掌擦擦湿呼呼的前额，想，“就是不知道阿历克赛·福米奇对这个新居满意不满意？……这种简陋的小房·他可没住过……”

契若夫走进屋子。里面很气闷，还有股油漆味。第一个房间里放着两张铁床，地板上有两个卷起来的条纹布床垫。房间中央随便地摆着一张粗糙的写字台、一个橱门敞开的空衣橱，靠壁放着几张细脚的硬板椅。

这些家具都是安东买来的，也没有跟契若夫商量过。家具都不是高档货，而且式样各各不同，这使契若夫大不高兴。“谁会要这种东西啊！”他摇摇格格发响的床，想，“这种叽叽嘎嘎响的铁床，这种粗笨的写字台，这种硬板椅。显然，安东不大了解自己的父亲。得挨训了，得挨训了。不是别人，是我契若夫会因为这样的家具而挨训的……”

他又回到阳台上，在躺椅上坐下——那张躺椅也是未经他的同意买来的，——伸开两腿，想起心事来。“躺椅倒不错，阿历克赛·福米奇会中意的，可是那些家具……真糟糕！”

不知怎的，他忽然想到了莫施卡廖夫——霍尔莫夫未来的邻居。契若夫觉得这个胡子不刮、双颊浮肿、眉毛倒挂的胖子有点古怪。契若夫只见过莫施卡廖夫两三次，而且总是在日出之前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。他赤着膊，背上和胸上的棕色毫毛浓密得就象覆着一层羊皮。他伸着懒腰，大声地打着呵欠，摊开两条毛茸茸的肌肉发达的手臂。他在苹果树旁边洗脸，苹果树的树干上装了一只洗脸盆。他用毛巾擦着毛茸茸的胸膛，擦着花白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。接着就在苹果树旁边的一把小椅子上坐下来，读着信件。

莫施卡廖夫家院子靠小巷的一边，有一道比一人还高的砖墙。大门和边门都是用坚固的木板做的。跟邻舍隔开的木栅栏上爬满悬钩子。悬钩子长得那样密密麻麻，上面的刺那样又尖又硬，谁也无法爬过这道栅栏。

有一次，悬钩子上露出一个淡褐色烫发的脑袋，并且对契若

夫嫣然一笑。笑得很可爱，象姑娘一般羞答答的。契若夫跟那个模样可爱的女邻居招呼了一下，叫她小姐。女邻居很不高兴，涨红了脸，笑着说：

“您错啦！我不是小姐，是莫施卡廖夫的老婆！”

“真的吗？那么该怎样称呼您呢？”

“维拉……”

“父名呢？”

“没有父名！维拉，就行了。人家全这样叫我。”

契若夫第二次遇到维拉，局面可有点不寻常。莫施卡廖夫当时正在后面追她。维拉轻盈地跳过栅栏，迎着契若夫和安东跑来。就在莫施卡廖夫快要追上她的时候，两个男人挡住了他的路。莫施卡廖夫握紧双拳，嘴里骂着娘，回家去了。

“他发什么脾气啊？”契若夫问。

“去他的，”维拉说。“他就是象鬼一样凶。”

每逢莫施卡廖夫穿上一条脚管塞在靴筒里的宽大裤子，上身穿一件宽敞短上衣，头戴草帽，一走出家门，维拉总是立刻就出现在悬钩子上面。看光景，莫施卡廖夫今天也不在家里。维拉又出现在悬钩子上面，对契若夫笑了笑，问道：

“您又来啦？”

“刚到。从机场上坐直升飞机来的。”

“坐直升飞机可怕吗？”

“象荡秋千一样。”

“我老想问问您……您这是在给谁准备窠啊？”

“给好人。”

“噢——噢……那您也将跟他们一块儿住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……”

“那又是为什么啊？”维拉实在弄不懂了。“我们这儿可好呐。

瞧那个海！”

“海倒不是主要的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！那什么是主要的呢？”

“事业，人干的事业。”

“噢——噢……您那些好人在滨海市里也有事业吗？”

“现在他们就只有一件事——休息。”

“我们的新邻居到底是谁啊？”

“这座房子将要住一个出名的人物——阿历克赛·福米奇·霍尔莫夫，”契若夫回答。“你听说过吗？我们普里库班尼耶的州委第一书记。”

“那您是他的儿子啰？”

“不，我是他的助手。”

“噢——噢……”维拉不胜感慨地对契若夫笑了笑。“看光景，您很幸福。我总是说，天底下就是有幸福的人，就是有。也许这样的人不多，可总是有的。就说我那个朋友拉里莎吧，也很幸福。她把房子卖给了你们，自己飞了。她要房子干啥呀？待在这房子里会有幸福吗？我跟拉里莎两人的个人经历是一样的。我们两人都在孤儿院长大。从小都没有爹妈。两人都当过打字员。两人都在同一年嫁给了退休人员，我们还是邻居呢。可是拉里莎死了老头子，自己就象鸟儿一样自由了。您知道她飞到哪儿去啦？到天边去了！一直飞到了库里雷！真的！”

“一个人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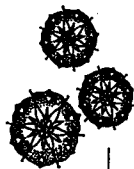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说什么来啦！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跟爱人一块儿呗！一个飞行员，弄到了通行证就跑啦。噫，拉里莎可真走运！……”

“象您这样年纪轻轻的，又怎么会去嫁个老头子呢？”

“就是这样。看光景，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命。”她脸红了，眼

睛里涌出了泪水。“唉，要是有两只翅膀就好啦！”她应着门声回头一看，看见莫施卡廖夫走进来，就说了一声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维拉低下头，快步向房子里走去。



第二章

大门口开来了一辆“胜利”牌汽车。这辆车已经老了，里面的弹簧座垫凹陷，车身被南方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褪了色，但在海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跑得倒还不错。安东从驾驶座上下来，他是个淡黄头发、背有点儿驼的高个子，不穿上装，不戴帽子。衬衫领子敞开，袖子卷到臂肘以上。

“敬礼，维克多·米哈伊洛维奇！”安东一边走进院子，一边说。“你等我怕等久了吧？我上邮电局去了。跟我母亲通了个电话。”

“谈什么事啊？该不是什么秘密吧？”

“我母亲叫我坐我的‘胜利’牌到尤日内去一下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啊？”契若夫弄不懂了。

“把他们接到滨海市来。”

“没有你那辆老爷车也行。阿历克赛·福米奇会坐‘海鸥’牌

到滨海市来的！你懂吗？”

“叫我去接那总得去啊。”

“我说，安东·阿历克赛维奇，”契若夫用很不耐烦的口气说。“我已经到房子里去过，家具也看到了。你这些东西是给谁买的啊？”

“还用说……给爹妈买呗。”

“给你爹吗？真可笑！”契若夫不乐意地嗨的笑了一声。“这哪是家具，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！”

“真气人，滨海市里就是买不到全套的卧室家具。”

“你急什么呀，”契若夫说。“在尤日内或者别的城里总能找到象样的床、象样的椅子的……可现在呢？你知道阿历克赛·福米奇会说什么话？”

“他不会说什么坏话的。床不错，垫子也软。还要什么呢？”

“就算不错吧，可就是对你父亲不合适。你懂吗？你做儿子的该知道，阿历克赛·福米奇·霍尔莫夫是个特殊人物，一个不同寻常的人。”

“大家把他弄得特殊了，不同寻常了，”安东皱着眉头瞧着契若夫说。“他还不跟大家一样，是个普通人。”

“唉，安东啊安东，看来你太不了解你爹啦！”契若夫挽着安东，把他带到泉水旁边。“让我们在这儿柳树旁边坐一会儿吧。也许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早就该告诉你了。也许你现在从我嘴里听到的话，对你会有些用处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我还是个中等师范学校四年级学生的時候，我就直接上了前线，”契若夫用力地吸着了卷烟，说。“就在那边前沿阵地上，显然是命运让我遇见了阿历克赛·福米奇·霍尔莫夫，你安东的父亲。他当时已经挂菱形领章，后来就佩上将